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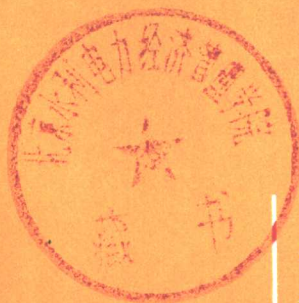
爱与枷锁

李宽定



91477

1247.5
4033



爱与枷锁

● 李宽定



京电力大 00052484

责任编辑 夏 凡
封面设计 邹 刚
技术设计 晓 松

爱 与 枷 锁

李 宽 定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32开本 12印张 275千字 2插页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0

书号: 10115·773 定价: 2.55 元

ISBN 7-221-00073-5/1·32

1247.2

4633

91477

78

370

内 容 简 介

李宽定是一位长于细腻而深刻地描写妇女生活的作家。他笔下的女子，虽然各具特色，但是都很美，读了使人动情。收集在本书里的作品中，有多情的下乡知青瑶姑，也有薄情的高干子女潘怡；有日日在落雁塘边等着情人归来的山乡女丫丫，也有天天为爱人叹息忧伤的女演员兰姐儿；还有热情而单纯的女大学生汤筱娅，一错再错，终于给自己戴上了爱的枷锁……

这些作品，写的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用的是传统的白描手法，表现的却是现代人对人生与社会的哲学思考。故事哀婉动人，文笔淡雅清新，颇有韵味。

淡泊的人生 寂寞的文学

——师兄李宽定和他的作品

师兄来信让我为他的这本小说集子写序。

我很惶恐。写序大多是名人大家的事，而我，无名小卒一个，这冠以书首的序由我来写，合适么？而且，随着他根据自己原作编剧的电影《良家妇女》在国际上连连获奖，如今已名声大噪；这个时候，如果由哪位文坛权威来写序，岂不是锦上添花么？然而宽定不。他来信说：“你来写序好。我们师兄妹一场，留下点纪念。”我不能再推辞。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不在热烈，而在长久。我愿与宽定相交到生命的尽头。

我和宽定相识是很自然而且再简单不过的事。我和他都是鲁迅文学院（原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七期学员，我们又同拜沈从文先生为师。他长我八九岁，俨然成了我的师兄。然而对他真正的了解，从人品到文才，于我却有一个长长的过程。

我们那一期同学都是有一定编龄的编辑和已发表过不少论文的文艺理论工作者，虽然年龄参差不齐，经历各不相同，却大多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与一般高等院校的学生不同的是，我们这些学生对课下的交流讨论比课堂上的授课讲学更注意。教室里，寝室中，常有人高谈阔论，口若悬河；评人论文，滔滔不绝。尤其是对同学中发表的作品，更愿意评头论足，说长道短。也许是职业

的关系吧，！几乎人人健谈。在这批同学中，宽定是相当相当沉默和寡言的，除了偶尔从那副书卷气很浓的黑边眼镜后面向你投来淡淡的一瞥，他和我们所有的女同学都很少往来。而我的脾性又偏于淡漠，与人相熟前，很难会有主动结交的热情；加之第一学期宽定的寝室在楼下，我们女生寝室在楼上，又都很少有串门的兴趣，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双方除了在路上碰着打个招呼外，再没有多余的话。其时，我已经常听同学们议论他的小说，很不错的，有同学推荐他的一个短篇《乡民》，说是在《北方文学》获一等奖的。我找来看了，乡土味儿确是挺浓，却未见得特别好在哪里。倒是一部中篇小说《爱的价值》，读后很让我为文中女主人公的命运难过了一阵，并对他的笔触能如此深入精到地撩开女人心灵深处的帷幕，感到了几分惊讶。我写小说也注意人物心理刻画。那部发在《收获》上的中篇小说《天上飘来一朵云》，我自以为是心理小说。宽定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功夫，使我产生了想与他交谈探讨的愿望。但他依旧寡言，我也就索然打消了这个念头。如果不是后来学校安排我们同拜共同的指导老师，使我们有较多机会接触的话，我想，或许我们彼此永远会陌生下去，就如他和有些同学那样。因为他的性格自尊而敏感；而我的性格中偏又有矜持和内向的一面，都属于那种不可能轻易向别人敞开心扉的人。后来，直到我们相熟了，宽定才坦率地告诉我，因我的《天上飘来一朵云》写的是一个高干家庭发生的事，他便认定我是“官家小姐”，加之我大多时间总是闷在宿舍里看自己的书，作自己的文，少有主动和人交谈的热情，他便认定我心高气傲。他说他这个人很自悲，时时感到有很多不如人的地方。为什么有时也会傲慢一下呢？那正是自悲的缘故，这是一种自卑和自尊交织在一起产生出来的坏脾气。他默默地走过了三十多年的人

生旅程，谈不上大的坎坷，却是十分的淡泊，淡泊到渗出几丝悲凉。想想看，才出生三个月，九十天，父亲就撒下孤儿寡母猝然去世，没有留下荣华，也没有留下富贵，只留给他一条清苦、淡泊、漫漫不见尽头的人生之路。他说，他是担着重负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当然不会遇见我笔下的、处于社会漩涡中心的高干家庭所能有的大起大落，很难理解我笔下的人物。我也很难理解他笔下的那种肩着重负在淡泊的人生路上，默默前行的人所具有的辛酸沉郁。我们彼此太不一样。我感谢宽定终于坦诚地向我敞开了他紧闭的心扉。我也承认他说的话不无道理。但他那种绝然地认定生活对我必定恩多怨少，故而不可能理解他笔下的淡泊的人生、寂寞的文学的看法，使我不由为他的偏执感到几分悲凉。我们都同在一片蓝天下生活，但人与人之间要真正了解和理解是多么不容易啊！

尽管如此，我们毕竟不象开初那样生分了。宽定还是俨然的师兄自居，并开始尽职了。

同学中当时写中篇小说的还不太多，为数有限的几个自然摆上了劲。相比之下，我大约是最疏懒的。宽定见天督促我，不让我停下笔来。而他自己则很安详，除了听课，整天坐在教室里的讲台桌前默默地耕耘他自己的那一片土地。那讲台桌好象成了他的专座。我们都很佩服他那闹中取静的本事，一坐下来就沉进自己笔下人物的世界中去了。除了笔尖磨纸的沙沙声，外面喧闹的世界仿佛都与他绝缘一样。心泉里的水潺潺流向笔端，真实、朴素，自然、流畅，仿佛没有停滞的时候。我那时正在构思一个描写芭蕾舞演员生活的中篇，虽说故事、人物都心存已久，然而下笔时仍觉枯涩、滞重，行文不畅。我感到极苦、极累，向宽定讨教。宽定告诉我，他写都是生活中曾经与他相濡以沫的女子，他熟悉

她们，不用挤牙膏似地去为她们编造什么。他幼小丧父，剩下孤儿寡母，在那样的岁月里，是很难抵挡外界的风刀霜剑的。母亲深居简出，闭门以避流言是非，以致他从小接触的多是女子。他是在女子群中“厮混”过来的。他熟悉她们的音容笑貌，了解她们的悲苦辛酸，深谙她们的心曲情怀。这些平凡女子的命运里，蕴藏着历史的沉淀。他只是把记忆的仓库打开，让血和泪自己流淌。于是我明白了，宽定是“用痛苦的血和喜悦的泪，写那些过去了的岁月，和发生在那些岁月里的那些事情”。生活并不是对每一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都慷慨赐予的。“只有贴近生活的人，才能感受到生活的温馨。生活只馈赠热爱他的人。”于是，我放下自己写了四五个章节的草稿，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见天就往距学校不远的中央芭蕾舞团跑。从练功房到宿舍，从排练厅到剧场，我几乎着了迷似地追踪我笔下的人物。第一个寒假我没有回杭州，全部泡在中央芭蕾舞剧团。当我十一万字的中篇《白天鹅》脱稿，并以头条发在《创作》上时，我对宽定说过的话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宽定的人生是淡泊的，宽定的文学是寂寞的。但他对自己的寂寞的文学却不乏自信。他说他很自悲，时时感到有很多不如人的地方，但这绝非指自己的创作而言。在创作上，宽定是相当自信的。他对当今文坛舆论的宣传，权威人士的赞赏，获奖出名的荣誉，虽然未能完全免俗；但至少，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都是淡泊的。以改变自己、放弃自己去换取这些世人向往的殊荣，他不干。他从事创作已有年头，又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编辑，深知文坛上的潮涨潮落，饱暖饥寒。他曾对我说过，在我们中国，在今天，有这么几类作品很容易走红，引起人们的注意：一类是以思想敏捷、反应快见长。这类作品或是触及时弊，顺应广大人民群

众的时代心理；或是配合时事，得到领导人的称赞。这类“抢早市”的作品即使艺术上粗糙些，也能爆响；另一类是以编造故事取胜。这类作品情节生动曲折，引人入胜，符合广大读者的传统欣赏习惯，故而传播甚广；还有一类是近几年才开始热闹起来的，多在形式上借鉴翻新，扑朔迷离，变化多端。由于新鲜，也赢得不少好奇的读者，尤其是许多青年读者。宽定之所以寂寞，因为他的作品不在这三类当中。算哪一类呢？算他自己的那一类。至少在当今，这就难免寂寞。寂寞久了，是难免要怅惘的。宽定并非没有苦恼，没有犹豫。他徘徊过，彷徨过，也动摇过，然而最终还是默默地朝前走了；走他自己的路，人生的与文学的。他说：“要想在国内获奖，我该是另外一种写法。”然而，至今我们所看见的，他还是他，还是他自己的写法。宽定爱自己生活过的那片土地，爱那片土地上曾经和自己相濡以沫的乡亲，也爱他自己。他不能也不会因为寂寞，就抛弃他自己。宽定是有追求的。追求不寂寞。宽定在文坛上是寂寞的，但宽定在文学里却是充实的。宽定常说，他象棋盘上的兵卒，在过河之前犹犹豫豫，一旦过了河，就朝前走，绝不回头。

宽定的小说写的多是女子，他笔下的女主人公大多美丽，善良，柔情似水，却又心坚若石。那些缠绵悱恻的故事，那般柔肠寸断的真情，那种哀婉动人的凄怨，那份洞察幽微的细腻……虽是淡淡的笔触写来，却是沉沉的深情溢出。如果以为“文如其人”的话，那么，人们一定会揣测，这么一位沉浸在女儿们温馨里的作家，会不会象他笔下的女儿一样温存多情，而缺少男子汉的刚毅呢？的确，从外观看，宽定确乎不是个伟丈夫。个头不高，身材又偏瘦，加上一副黑边眼镜，完全是一介文弱书生。虽说当过多年教师，口才却并不怎样，除却站在大学讲台上的那几个小时之

外，平时说话讷讷的，有时还会流露出女性的腼腆和羞涩。但若有谁据此以貌断人，那他准定无法真正认识宽定的内在气质。

宽定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男子汉，也只有骨头才是铁打的；血肉心肠，也和女儿家的一样，是水做成的。”这话可算得上是对他自己真实本性的写照。在生活中，宽定是一位好丈夫，也是一位好父亲。也许有人认为这和“男子汉”的称号不沾边，但我却觉得，这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起码应该具备的品质。宽定曾和我说起过他的妻子，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也不是那种如痴如狂的炽热爱情，只是一种安宁与平和的婚姻。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海誓山盟，一切都是淡淡地来，一切都是淡淡地去。事情发生得很偶然，但宽定却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让有过的梦幻悄悄地走远。“既然上帝指定了这个女人是属于我的，我就和她相依为命地走下去。”内心深处虽不乏许多文学艺术家都具有的那种又浓烈又缠绵的情感，但面对命运的安排却表现出一个男子汉适度的恬淡和泰然。宽定是传统的，又是善良的；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悲哀的。一个朴实、温顺、普普通通的女子闯进了他的生活，他就默默地敞开了男人宽阔的胸怀，承担起做丈夫的所有职责。我不清楚宽定是否曾经有过一丝难言的苦悲，但我却知道他对妻子的一片真情。他对自己笔下的女儿家倾注了多少爱，也就奉献给妻子多少情！

宽定有三个孩子，在这档子岁数的年轻父母中，大约可算是抵制计划生育的“标兵”了。有同学戏谑他是“高产作家”，他笑一笑，无言，而后说：“怎么办呢？我已经把他们从上帝那里接到这人世间来了，那就尽心尽职吧。”宽定是尽了一个父亲的责任了。1979年他调到《山花》编辑部后，他妻子仍留在偏远的山村。为

让孩子们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宽定把三个孩子都接到自己身边。从生活上的照顾到学业上的辅导，一个男人带着三个孩子，上班、创作、洗衣、做饭，这担子有多沉？但是，宽定默默地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这是一副真正男子汉的肩膀，虽然单薄，却极为坚实。后来，组织上照顾他，把他妻子也调到省文联工作。即使这样，他也并没有把一摊子家务事甩给妻子。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他把责任看得很重，这种责任在他不仅是尽义务，也是付感情。在北京文讲所读书时，他会为了给妻儿买一件合适的衣服而跑遍王府井、大栅栏、西单的各商店。他小儿子眼睛有病，他为此心神不定，在北京到处打听能治这种眼病的医院和大夫。后来，他干脆把儿子接到北京治眼病，除了上课，整天陪着儿子。为了解除儿子的病痛，他不惜放下自己的写作。在北京学习两年，他尚不知道颐和园的门朝哪边开，而几天之内，却带着小儿子玩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公园。为了增添儿子的快乐，他甘愿舍弃自己的需求。记者采访，问到他的家庭生活，宽定回答说：“在家庭生活中，没有作家，没有主席，只有丈夫和父亲。”

这就是李宽定！

宽定把三分之一的生命给了妻儿，三分之一的生命给了文学；余下的三分之一本可更有价值，却让生活中一些啼笑皆非的人事无端耗去了。宽定是强大的，宽定也是脆弱的。要伤害李宽定是很容易的，因为他太认真，又太轻信。宽定认真，认真得近乎偏执。于文学、于妻儿，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于蜘蛛网一般黏缠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人事，这种认真有时却会榨去他的心力与精力。对此，宽定并非全然糊涂，有人说宽定象条温婉的小河，没有大浪，也不会枯竭。但有时宽定也会发狠，说很想掀起一回大浪，即使不能把站在岸上往河里扔石头的人卷下河去，也要溅

他一身水。但是，他做不到！做到了就不是李宽定了！他那种优柔寡断的性格和古道热肠的哥们义气交织在一起，使他常常无力挣脱缠黏的蛛网，无法抵挡纷繁的人事。他善良，但过于轻信；对朋友忠诚，却却不辨真伪；受骗时他会悔恨得连连跺脚，气忿之状让人觉得大可不必；然温言软语一来，他又会重蹈覆辙，昏昏乎又上一回当。为此，他一再地痛心疾首，但却终未能改。渗入骨髓和血液里的毛病，这辈子恐怕是改不了的啦！我常为他被人无端耗去的三分之一生命叹息。倘若这份生命也奉献给文学，那他的创作成果或许会更加丰硕，对社会提供的精神财富也会更多。如果上帝真与我同在，我一定虔诚地为我的师兄祈祷：“上帝啊！愿无端耗去宽定这份生命的人多一份同情心，多一份内疚感。”生活对每一个人都很不容易。不就是那么几十年光阴么？何苦呢？要是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宽容与理解，那该多好？

是为序。

袁 敏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于北京大学作家班

目 录

水 碾	(1)
山 林 恋	(25)
爱 与 枷 锁	(133)
墙 那 边	(226)
首 户	(248)
兰姐儿和她的丈夫	(263)
石 洞 山	(274)
怪 人 传	(291)
苦 闷	(344)
回 乡	(359)

水 碾



在我们老家，只有当家族中的姑娘，嫁到别人家去做了媳妇儿，生了小孩儿，坐月子的时候，娘家的亲亲戚戚前去庆贺，才将大米当作礼物送去，叫做送“月米”。我才结婚几天，蜜月才刚刚开始，小叔就托人给我带了两升米来，用两个小小的白布口袋装着。而且，从顶山城来，五百多里路。这就让我的爱人忍不住好笑，笑着问我，是不是我们老家的人，这两年的大米多了吃不完？

我很不高兴我的爱人说这样的话，尤其不高兴她说这话的时候那样的笑。但是，我没有责怪她。这两年，大米在城乡都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她又不了解小叔，这也难怪她。

人世间，除了小叔自己，恐怕就只有我才知道他的心事了。

小叔和我们，究竟是什么亲戚关系，我至今也不明。他不是伯伯的亲兄弟，但我知道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伯伯家了。

伯伯家住在乡下。其实，那时我们家也不是住在城里，只不过离县城近一些。我们把离县城比我们远的那些地方，叫做乡下。

我小的时候，母亲常常带我到伯伯家去玩，有的时候，要在伯伯家住好多天才回家。伯伯家的后面，是山，山的那一面呢，

是河。那时，小叔就在山那面的河边守碾房。

小叔在山那面的河边守碾房，除了拿菜，或是拿灯油，平时很少回家来。他回家来的时候，定要给我们带上一点儿什么东西。腌好的小鱼，或是用糠壳火熏的麻雀肉；腌鱼用瓜叶包着，麻雀肉呢，用细细的篾丝穿成串儿，样子很象顶山城里卖的柿饼，只是没有柿饼那么大。小叔说，碾房里有好多麻雀，一筛子盖下去，就逮住好几只。

我很喜欢跟着小叔到碾房里去玩。小叔每一次回家来，就给我说碾房里的事情。他说，每天，太阳落山的时候，就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仙女，驾着一朵红云，从天上下凡来，到河湾里游泳……我被他说得心里痒痒的，吵着要跟他到碾房去。他呢，只要把五个手指一齐伸进我的头发里，轻轻地抓抓我的头皮，歪着头朝我笑，说：“喊我，喊小叔，喊！”这就是准许了。小叔准许了，母亲就多半会让我去。有的时候，我跟着小叔，在碾房里过夜，好几天不回家，母亲也不去找我。小叔把我送回家来的时候，母亲就故意地做出一副很生气的样子，说：“你就跟你小叔去了！还回家来做什么呀？碾房里多好呢！”……

其实，母亲一点儿也不生气。她说小叔是个厚道人，做事稳重。我跟小叔在一起，她一点儿也不担心。

母亲这样说的時候，小叔就站在旁边，把手指伸进我的头发里去，轻轻地抓我的头皮，微微地笑，说：“你妈不要你了，走，跟我回碾房去。去不去？”

有一回，我真的又转身跟着小叔走了，到碾房去了。

我很喜欢小叔，喜欢在碾房里玩。

我喜欢坐在穿碾子的横轴上，转圈圈儿；可是，小叔不允许。他说，坐在横轴上转圈圈儿，眼睛花，头晕，摔到碾槽里

去，就碾死了。我一定要坐，他就自己坐在横轴上，把我抱在怀里，抱得紧紧的。他也不让我一个人走出碾房去，怕我跌到河里去了。他忙的时候，就端条长凳子放在窗下，叫我站在凳子上看河，看河那边的水车。

我很喜欢那条小河。河面不宽，两岸杨柳依依。柳树很粗，又密，象两堵长长的墙。柳枝象线，长长地垂下来，垂到水面上。水好清亮，清亮得看得见水底的石，在石间游弋的鱼。我问小叔，这河里的水从什么地方流来？又流到什么地方去了？

小叔也不知道。他望着河里的水，抓一把糠壳放到水里去，看着水面上的糠壳随水漂去，越漂越远，远得看不见了，他还望着远远的水面，说：“总有一天，我要包着盘缠，跟着河边走，看它流到哪里去了！”

我喜欢那条小河，也喜欢河那边的那几架水车。水车是用长长的竹竿扎成的，那么圆，那么高，咿咿呀呀不停地转，把水一筒筒从河里舀起来，倒进高高的木槽里。有好几个竹筒，还离木槽远远的开始倒了，只倒进木槽少少的一点儿，多数又倒回河里去了，象一个很大的傻瓜。我看着，忍不住好笑。

水车就在堰坎的下面。

堰坎的上面，每天都有几个知青来游泳。

河的那边，是田野；田野的尽头，是一片绿树和竹林。在绿树和竹林的中间，隐隐的看得见一些象鱼鳞一样的房瓦，和一些青黛色的屋脊。小叔说，那个村子，叫做红花园。我问小叔，红花园里有没有花？小叔就笑我，说儿娃子小小儿的就喜欢花，长大了一定不是好人。但是呢，他笑过了我之后，还是告诉了我。他说得很神秘，说红花园里没有花，有好几个知青；有个女知青，长得比花还要好看……

太阳落山的时候，那些知青就来了。只是，来的全部都是男知青。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个穿红衣服的仙女。我问小叔，小叔总是说：

“嗨！仙女下凡来，你以为谁都可以看得见？要有福气的人，才看得见呢！”

小叔这样说的时候，好得意。我问小叔看见过仙女没有，他不说话，光是笑，使劲儿把风车摇得哗哗地响。——小叔把风车叫做“风簸”。

我知道小叔一定看见过那个穿红衣服的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好难过，难过得想哭。天黑尽了，我还长久地站在凳子上，看着河里。小叔喊我洗了脚去睡觉，我不睡觉，也不洗脚，他就笑话我，说仙女是姑娘，姑娘洗澡，男娃娃是不兴看的。我不好意思，赶忙从凳子上下来，说我不是看仙女游泳，是看河对面的那个老者钓鱼。

天黑尽的时候，河对面的那棵老柳树下，就亮起了一盏方方的玻璃灯。——那是那个背蓑衣的老者在钓团鱼。早晨，他也在哪里钓。不知道他是夜里没有回家去呢，还是回家去之后，早早的又来了？

有一天，我终于看见了那个穿红衣服的仙女。

那天，太阳落山的时候，天上的云，河里的水，都是红红的。我正在看那几个男知青游泳，小叔把风车的摇柄摇断了，叫我到阁楼上去给他拿扳手和夹钳。我一爬上阁楼，就看见远远的小湾里，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子，刚刚从河里上岸来，朝小树林里走去，走进小树林里不见了。

我的心里，咚咚地跳，跳得好凶！

小叔在楼下大声喊我。我慌忙拿了扳手和夹钳跑下楼去，心